

评点

小说神韵的再现

□毛时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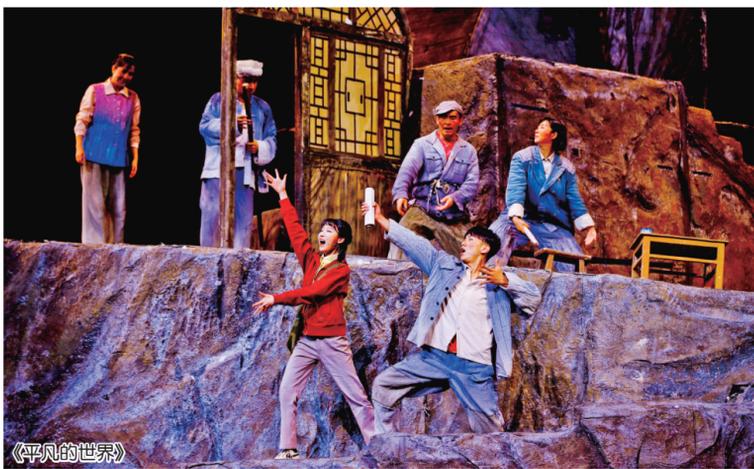
话剧《平凡的世界》是陕西人艺,是中国戏剧界,是中国艺术界献给改革开放4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一份沉甸甸的厚礼。整个演出质朴的就像黄土高坡沟壑风中摇曳的野草一样,有着如此神奇穿越时间、年龄、地域的力量。让30年前流过的热泪今天依然溢满观众的眼眶。

小说《平凡的世界》是一部有着自己“一览众山小”的精神高度的作品。30多年来,中国走过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发展道路。《平凡的世界》相当全面而准确地展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历史转折时期的时代生活。尤其是以孙少平、孙少安这群陕西青年农民为代表的中国农民、中国人的人生选择。看到了坚冰的融化和阳光透过云层的射穿。《平凡的世界》是中国道路的形象画卷。能够走过这样一条艰难曲折通达未来的道路,在于人民群众中蕴藏的被改革开放激发的改变自己命运从而改变国家面貌的中国精神。在剧场里,我们看到了男女主人公们在事业、情感和人生选择时的内心冲突、挣扎和深化,有着强大的不可战胜的精神力量,是中国精神的深刻史度。走进剧场,看见《平凡的世界》舞美这么气势恢弘,这么简约,像黄土高原一样质朴,黑压压地冲击着我的视觉,我有种压迫感,有种真正意义上的震撼感。

话剧《平凡的世界》高度浓缩了小说的基本内容,保留了基本的人物关系,孙少平、孙少安向我们迎面走来。他们不甘于平庸落后的生活,在埋头苦干、默默奉献中改变着自己的命运。他们始终在向往追求着精神价值、有自己尊严的生活。这里有黑面馍和兑水菜汤度日的贫穷、煤窑压烂脊背的苦难,也有黄土地上挥汗如雨的劳动,有少安和润叶超越门户的浪

漫相爱,也有他和秀莲贫穷实在深沉的爱情,而希望则像一束火光从头燃烧到剧终,在主人公的内心一直有着理想的世界。

中国在进步。少平兄弟生活、奋斗的时代,已经离我们渐行渐远,但他们身上改变自己改变命运所需要的百折不挠、虽九死而不悔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气概和精神,和山川大地一样永恒。生活就像话剧中表演的那样,总有纷纷扬扬的雨雪覆盖,但心里要有阳光、有灯光。阳光照路,灯光暖心。这就是说,他们具体的人生道路是不可复制的,但他们的精神是可以再生的。艺术要热情回应时代的精神诉求。话剧《平凡的世界》继承了小说原作的精神,以其现实主义独有的宏阔丰厚、复杂和粗粝,回应了当下时代迫切的精神诉求。话剧再现了以路遥为代表的陕西作家的



《平凡的世界》

流淌着民族的顽强与坚韧

□宋宝珍

言,甚至有时代符号特征的流行歌曲,表达得很完整、很贴切。甚至可以说是通过这样一个宏阔的历史画面,既显现了波澜壮阔,也有喧嚣躁动;既有酸涩苦辣,也有起伏跌宕。

该剧成功地表现了时代特征,有生活气息,有力度血性,甚至在舞台上创造了带有雕塑感的典型人物。孙少安与孙少平既相互区别,又互为表里:少安是传统框架里的少平,少平是迈向现代社会的少安。

主人公少平是有梦想的时代青年,他渴望走出村庄,发现新的世界,探索人生意义。少平这一形象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他纯洁、善良、正直、肯吃苦、有抱负、有理想、有担当,他救下小翠,替哥哥还债,热恋活泼的城里姑娘田晓霞,同情失去矿工丈夫的惠英,促成老支书田福堂一家的大团圆。他处境低微,却从不自卑,尤其是少平与田晓霞的爱情,曲折跌宕,动心动情,超凡脱俗,少平之所以痛苦,不在于他经受了多少磨难,而在于他一直拥有梦想,并且坚持着更高的精神追求,他的苦谱成了他生命的诗。

该剧具有现实主义的真实情感,朴实动人,具有细节的真实性。比如少安与田润叶、贺秀莲,少平与郝红梅、田晓霞,李向前与田润叶,田润生与郝红梅,王世才与惠英,这五

文学雄心,就是要用文学、用文字拥抱这个时代,拥抱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再现作品所呈现的那个丰厚的、复杂的世界的生活。所以孟冰以话剧那种穿透表象的历史眼光,将改革开放这40年来的奋斗浓缩为《平凡的世界》搬上话剧舞台,这些人就是他们,就是我们身边所有的人。我非常看好这台戏,而且陕西人艺这群演员,没有过分的名利的牵绊,他们对自己角色的投入,使我看到了很多剧团所没有的精神气质。在舞台上,非常有冲击力,每个人都非常投入。

在艺术上,话剧《平凡的世界》是一部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品。它方正有力,没有取悦时尚趣味的媚俗气息。它节奏缓慢而沉重,就像是时代的脚步,话剧在反复提取意见的基础上不断精心打磨,达到了相当的艺术高度。艺术家只有把心紧贴在裸露的大地上,才能听见大地心跳的声音,才会到达理想的高度。小说入选改革开放40年最有影响的40部小说。作者路遥入选改革开放40年100名先锋人物。而话剧则以自己独特的艺术样式再现了小说的神韵,而且表达了对作家和作品的高度礼赞。

新作点评

把留白交给了观众

□寇云暮

北京人艺的经典保留剧目历来受到观众的喜爱和欢迎。然其每一次的重新演绎,也总会因为老艺术家们的珠玉在前,而给新的创作者们提出不小的挑战。如何在原汁原味一展经典样貌的同时给作品注入当下的时代认知,是老戏新排时的永恒话题。时下,阔别舞台22年的话剧《古玩》以全新面貌重新立于首都剧场的舞台,新的主创阵容,新的演出样式,带给作品以崭新的生命,让这部承载着不少期许的剧作得以与新一代观众见面。

话剧《古玩》公演于1997年,由林兆华、任鸣导演,首轮演出即创造了连续上演75场、票房逾百万的佳绩。这对当时处于行业集体式微的戏剧界显得尤为可贵。该剧编剧郑天玮并非写作科班出身,她是北京人艺“81班”演员学员班的一员,因《雷雨》中的四凤、《北京人》中的瑞贞、《家》中的鸣凤等人物形象为观众所熟悉。话剧《古玩》作为她创作的首个剧本,一出手便不同凡响。应该说,以一个三十几岁的年轻“业余”编剧的阅历和笔力驾驭这样古老、厚重的题材,并能写出其中的世事变迁、人生沉浮的岁月沧桑感和隐含在古玩背后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底蕴,其难度可想而知。

该剧以老北京一条商业街上隆、金两家因一对古鼎而产生的明争暗斗贯穿始终,展现了一幅清末民初世事沉浮动荡的画面。剧本创作历时两年,参看了《古玩史话与鉴赏》《琉璃厂小志》等著作。四幕戏可谓一幕一个时代、一幕一片气象,既是为北京人艺演剧风格的量身打造,也是对过往“京味儿”经典的一次虔诚致敬。不加避讳地说,剧中确是有着一些借鉴的痕迹,但并非是东施效颦,而是在充分理解吸收后的进一步诠释,譬如第二幕开场的挂(国)旗,在话剧《天下第一楼》的第一幕也有类似的运用,侧面交代着剧中“改朝换代”的历史背景,可谓匠心独运。

《古玩》第一幕着重展现了清末一条老北京古玩商业街的大貌,既有隆、韩、金三家毗邻买卖的外景戏,又随时穿插有某一家买卖的内景戏,最为考验导演对舞台设计和演员调度的功力。这一幕的时间设定在农历腊月二十三“小年儿”,隆家办寿日、韩家娶媳妇、金家买卖开张,戏剧事件与情境从一开始便高度围绕集中,信息量十足。编剧借新来此地开店的金鹤鑫与日本人黑山的视角,为观众介绍了古玩界的知识典故和剧中的人物关系、历史背景。这一符合人物身份、利于角色性格塑造的巧妙编剧手法曾在很多优秀的戏剧作品中得到运用。话剧《北京大爷》中的第一幕,就以三儿子德文满带新女朋友来家里吃饭这种方式,交代了剧中的人物关系和主要矛盾。这种现在看来有些“老范儿”的写作手法在当下戏剧舞台上几不可见,取而代之以说书人、画外音,甚至字幕投影、节目单上的一段话,未免太过直白生硬。

《古玩》第二幕、第四幕均发生在隆家后院这一个场景。前者以一段段有关隆桂臣身逢乱世不

得不假假的事哲学相串联,以小场景的探讨映射大时代背景中的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这种以小见大正是北京人艺话剧创作屡试不爽的成功诀窍。后者集中安排的几位垂垂老矣的角色重聚则有着话剧《茶馆》第三幕三位老人话沧桑的影子。

《古玩》第三幕的地点设置是全剧惟一跳脱出商业街的,单独描写了发生在北京八大胡同一家二等妓院里的一场有关总统选举的政治斡旋,将前一幕以小见大的描写更深入一层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致敬了曹禺先生《日出》的场景设置,但绝非让男女主人公一闪而过,把舞台交给苦命的妓女和无耻的各色人等。《古玩》的第三幕将官与商、商与商之间以性命为赌注的诡谲心机和智慧博弈发挥到了极致。就在主人公隆桂臣戏剧般地逃出生天,观众刚刚长吁一口气放松一下的时候,已然流落烟花巷的落魄落魄倪晋突然

出现。隆桂臣亲手为她插上了当年由她卖给隆家的那只王府金钗。此时舞台上台下惟有全场观众与隆桂臣了解倪晋与这只金钗的过往渊源,这一编剧巧妙的共情设计将饱经岁月洗礼、似被命运裹挟的悲辛遣际传达出难以吐露的人生况味,可谓五味杂陈。

全剧情节最大的争议在于结尾,有部分观众对其中的某些细节提出了质疑。比如秀王爷将自己珍藏多年的大宋钧瓷摔碎的行为没有创作上的充分性;日本人黑山的跪地谢罪设计,民族主义情绪太过强烈,破坏了全剧古朴隽永的艺术格调……但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为演员的精彩表演所掩盖。

此番唐烨导演新排《古玩》,最大的变化在于演员——清一色青春袭人的阵容,除饰演隆老太爷的张万昆外,均为剧院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许多人是首次在这样厚重的历史剧目中担纲主要角色,甚至刚刚从学校毕业步入剧院不久的新人面孔也有不轻的角色担子。剧院促使新一代北京人艺人摆脱青涩、尽快成长,乃至完成蜕变、接过舞台接力棒的殷切之心不难窥见。王雷与荆浩饰演的隆桂臣与金鹤鑫,仿佛一枚硬币的正反面,明暗相继,纠缠交锋,酣畅淋漓。李小萌饰演的倪晋,在三幕戏的三次出场虽然都很短暂,却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颇见功力。闫楠的叶秋山、雷佳的秀王爷、苗驰的黑山、李麟的褚万朴、闻博的丁花等也对人物有了新的理解和开拓,给这部“旧作”带来了一抹新的亮色。此外,新版《古玩》在还原了第一幕开场古玩商业一条街繁华景象的同时,对全剧结尾的舞台处理也做了调整。隆桂臣在一大段祭奠父亲、总结一生的内心独白后,留给观众一个走向茫茫火海的孤独背影,与开场的热闹气氛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一头一尾的改变,不再刻意强调剧中涉及的民族性,而把更多的笔墨集中在关于中国人的处事原则和哲学的探讨,把更多的空间留白交给观众去思考、回味,定会生发出无限的感慨。



摄影:李春光

新版评剧《藏地彩虹》上演

作为北京演艺集团“梦想成真”五月演出季的参演剧目之一,由中国评剧院打造的原创评剧2019版《藏地彩虹》6月7日至8日在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全新亮相。该剧由张明媛编剧,熊源伟导演,王平、王丽京、孔继光等主演,首演于2017年12月。

该剧根据北京榜样——北京安贞医院小儿内科顾虹医生、北京援藏医疗队以及其他行业援藏干部的先进事迹创作而成,通过两代援藏人的故事,展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对西藏发展的关怀和投入,弘扬了老西藏精神,再现

了“中华一家亲”血浓于水的情感世界。在治病救人的同时,剧中人也完成了自我的心灵洗涤,谱写出一曲新时代民族团结的颂歌。老西藏精神的颂歌和生命光辉的颂歌。

新版《藏地彩虹》将故事更多集中在援藏干部、援藏医生、医患关系上,更注重人物情感世界的细腻刻画。唱腔上更加突出各个流派唱腔的艺术特点,突出地域色彩,强化戏剧张力。新版的舞美样式更加现代化,以虚拟写意的呈现方式,凸显西藏高原的辽阔广袤、清澈透亮、天高云淡、水天一色的地域特点。(京艺)

话剧《刘真来啦》讲述老人与“我”的故事

6月20日至23日,由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的话剧《刘真来啦》将在北京国话先锋剧场演出。该剧由编剧李铭的一部短篇小说改编而成。全剧以退休老干部杜老太太同农村来的保姆刘真之间,在日常相处中因人物性格与观念的差异而造成的种种摩擦、矛盾及其化解等为戏剧主线,以亲子关系、社区关系等人物关系的推进为轴线,用幽默、温情的生活化叙述呈现了一个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老人与“我”的故事。

该剧的创作中凝聚了整个团队的创意与匠心,全剧采取了一种轻松愉悦的基调去展示生活的琐碎与变化多端,在幽默感与相对严肃的分寸把握之间,传达了“我们”对生活的理解与态度,同时也希望以这样一部贴近生活的剧作,引发年轻观众对父母辈更多的理解与关爱。据介绍,该剧舞美与灯光的设计也立足于全剧写实的基调,并辅以抽象化的设计与多重灯光效果的应用,试图在将观众代入不同情境的同时展现出剧场艺术的独特魅力。(路斐斐)

言论

写京剧评论必须着眼于它的“唱”

□史震己

记得在央视戏曲频道的一个节目中,主持人问一位京剧名家:对戏谚“千斤话白四两唱”应如何理解,这位名家答曰:它充分说明念白的“重要性”。予谓此言差矣。此谚是将“念”与“唱”对比着说的,“千斤”与“四两”的比重是何等悬殊,如果“念”的“重要性”有“千斤”之重而“唱”只有“四两”,那么“唱”岂不是无足轻重了?实际上在京剧“四功”中,“唱”还是居于首位的。此谚意在强调,相对来说“念”比“唱”更难掌握,这正是票友们普遍的怕“念”不怕“唱”的原因。

一部新戏,剧本写得再好而无好的唱腔,也是难以立得住脚的。因此,写京剧评论,也必须着眼于它的唱腔,否则就与评论一部话剧或影视剧没什么区别了。

2016年尚音爱乐首发一篇文章,题目叫《京剧乱吃药,想不死也难》,迄今尚有许多平台在转发。这是一篇真正懂京剧的人撰写的评论。该文认为,京剧是“以唱为主的艺术”,其本质就是“卖唱”,决定其生死存亡的是唱

腔。近若干年来,新编京剧为数不少,但大多在演出一两场获取个什么奖项之后,即刀枪入库,马放南山,销声匿迹了,不仅没有剧团搬演,连一个唱段都无人传唱,即便是当年曾轰动一时、获奖无数的《曹操与杨修》也难以摆脱这样的命运。其中的一个唱段倒是有一人在传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此人正是该剧的主演尚长荣先生自己。翁偶虹先生是公认的编剧大家,他一生写戏百余出,也大多湮灭无存,唯《锁麟囊》久演不衰并广为传唱,剧本固然好,但主要还是依赖于程砚秋先生利用一年多时间琢磨出来的脍炙人口的程派唱腔。该文作者还富有深意地说:“我非常厌恶样板戏,却非常欣赏样板戏的唱腔。”其中尤其是《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三剧的唱腔,是由李少春、刘吉典、李慕良、于会泳等行家里手编创整合的,如果它也像现在某些新戏的唱腔那样不伦不类、非驴非马,也不可能至今还有许多人传唱。该文强调,没有人追摹学唱的剧目,必定昙花一现,已为近200

年的京剧发展史所证实。

我们再看一篇评论京剧《北平无战事》的文章。笔者没看过《北平无战事》的剧本和演出,无意全面评价这篇剧评的优劣,但根据作者评价该剧唱腔的一句话,即可推测出他并不熟悉京剧的唱腔。文章说:“一段‘反二黄’,接‘慢板’,再接‘原板’,唱出了过往的艰辛……”让人莫名其妙。京剧的腔调有二黄、反二黄、西皮、反西皮、四平调、南梆子、高拨子等,每种腔调又包含有各种板式(多少不等)。“反二黄”中有导板、回龙、原板、慢板、快三眼、散板、摇板等板式,你只说演员唱了一段反二黄,他唱的是反二黄中的哪种板式呢?另外,二黄、西皮、四平调、反二黄都有原板和慢板,南梆子、高拨子也都有原板,演员唱反二黄(不知什么板式)又接慢板,再接原板,这又是哪种腔调的慢板和原板呢?把概念不同的反二黄(腔调)和慢板、原板(板式)并列起来,用幽默、温情的生活化叙述呈现了一个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老人与“我”的故事。导演单冠朝谈到,作为一部主要由青年人担